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HUO NUOBEIER
WENXUEJIANG
ZUOJIACONGSHU



蒂博一家

第三册

〔法国〕马丹·杜伽尔
(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蒂博一家

第三册

〔法国〕马丹·杜伽尔

〔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郑克鲁 译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蒂博一家 (第三册)

〔法国〕 马丹·杜伽尔

〔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郑克鲁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桂林铁西小区61栋)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125 插页5 字数 359,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平) 1—119,500 册 (精) 1—19,000 册

书号: 10256·120

定价: (平) 3.25元
(精) 4.80元

本书简介

马丹·杜伽尔(1881—1958)是二十世纪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937年,他因其代表作《蒂博一家》的杰出成就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蒂博一家》是与《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追忆华年》(普鲁斯特)、《布登勃洛克一家》(托马斯·曼)齐名的“长河小说”。它通过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及其社会联系,反映了法国以至西欧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在二十世纪初的变迁,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社会的深刻影响。小说继承了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又吸取了意识流小说家的新手法,在人物塑造、心理刻画和场景描绘上,都颇具特色。

《蒂博一家》全书共四册。这是第一次介绍给我国广大读者。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出版说明

诺贝尔文学奖是当前国际上影响颇大的一种文学奖。为了帮助读者开阔视野、认识世界、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情况，和研究、借鉴外国文学，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特编辑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本丛书择要介绍较能体现获奖者思想艺术特点的部分作品，分辑陆续出版。每书均有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前言”，后附“授奖词”和“受奖演说”。

责任编辑 刘硕良

装帧设计 何礼蔚

第三册目录

第七卷 一九一四年夏天	(1)
-------------------	-------

第 七 卷

一九一四年夏天

——

雅克感到疲惫，于是挺直脖子，避免改变姿势。他只敢转动眼珠。他用叫苦不迭的目光盯住在折磨他的人。

帕泰尔松猛退两步，直到墙根。他手里捏住调色板，擎着画笔，相继将头侧向右边和左边，专注地端详搁在三公尺前面画架上的画幅。雅克寻思：“他会画画，运气多好！”他的目光落到自己的手表上：“傍晚以前我要写好我的文章。这家伙倒不在乎！”

闷热得令人难受。从玻璃窗投下一注热辣辣的阳光。虽然这个旧厨房位于与大教堂毗邻的楼房最高一层上，而且能俯瞰全城，但既看不见湖泊，又看不见阿尔卑斯山。只能面对六月里令人眩目的青天。

房间深处，在倾斜而下的天花板下面，两块草褥并排放置在花砖地上。肉块挂在钉子上。生锈的炉子、背筐顶和洗碗槽凌乱不堪地堆满最不调和的东西：搪瓷脸盆、一双鞋、一个装满空颜料管的烟盒、一把被干沫子和洗碗水浆硬的刷子、插在玻璃杯里的两朵凋谢的玫瑰、一只烟斗。靠墙的地上放着翻转的画幅。

这个英国人光着上身。他咬紧牙，鼻子猛吸气，好象跑过步一样。

“不容易呀……”他喃喃地说，没有回过头来。

他那北方人雪白的上身汗珠闪光。肌肉在细腻的皮肤下颤抖。瘦削的胸腔下部凹成一个三角形的阴影。大腿的筋肉因注意力紧张活动，在旧长裤变薄的布下抖动。

“一点烟也没有了。”他小声叹气说。

雅克到来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三根香烟，画家一开始画画，便大口大口地都抽完了。他的胃从昨天以来就是空的，引起一阵阵抽搐；但他已习惯这样。他在想：“这额角光闪闪，白色颜料够用吗？”他瞥了一眼扔在地上瘪得象金属带的铅白颜料管。他已经欠颜料商纪兰一百来个法郎；纪兰以前是无政府主义者，最近改信社会主义，幸亏他是个好同志……

帕泰尔松眼睛不离开他的肖像画，做了个鬼脸，仿佛他是独自一个人。他的画笔在空中划了一条曲线。突然，他的蓝眼转向雅克；朝他同伴的额头投去惯偷似的目光，因为紧张，这目光十分可怕。

雅克心里觉得有趣：“他瞧我的模样恰如他要给高脚盘里的苹果估价。要是我不需要写好这篇文章……”

帕泰尔松胆怯地提出画这幅肖像时，雅克不忍心拒绝。几个月来，画家穷得付不起模特儿的要价，又总不能二十四小时闲着不挥动画笔，他的才能使用在画趋时的静物上。帕泰尔松说过：“最多画四五次……”，然而，今天是星期天，雅克已是第九天，遏制住不耐烦，按时在中午左右上到这个老城的高处摆姿势，而不到两小时是完不了的！

帕泰尔松兴奋地用画笔蘸了蘸调色板。弯着腿，象跳水运动员试一试跳板的弹性，他片刻一动不动，盯住雅克。突然他手臂伸直，象击剑运动员一样蹦向前去，在画幅非常准确的一

点上涂了一笔，显示亮光，仅仅一笔；然后他又退回墙脚，眯起眼睛，点点头，象惹怒的猫那样呼哧着。他转向那个受罪的人，终于露出微笑：

“亲爱的，在眉宇之间，在鬓角，在脑门直竖的头发里，显得多有力！不容易……”

他将调色板和画笔放在洗碗槽上，转过后跟，走去平躺在一张草垫上。

“今儿早上到此为止！”

雅克得到解脱，活动一下身子。

“我可以看看吗？……噢！今天你可是大有进展！”

雅克看到自己四分之三的身子坐在那里。肖像画到膝盖。左肩消失在背景里；右肩、右臂和右手肘很有力地侧向前方。筋肉发达的手张开撑在腿上，在画幅的下部形成活生生的发亮的一滩。头颅尽管迎着光亮仰起，却象被长发和额角坠着，微微侧向左肩。光线从左方投下。半边脸处在暗影中；由于头的倾侧，整个脑门是明亮的。棕色闪光的灰暗头发从左梳向右边，对比之下，越发显出皮肤发亮。帕泰尔松特意多画些头发，好象草丛一样又硬又密，长到很低的地方。宽大的颞部支在半敞开的白领上。一丝苦笑给脸容以粗犷而严峻的神情。使那张大嘴十分庄重，但嘴唇画得不好。眉毛显出忧虑重重，目光隐藏在半明半暗中，如愿地显得坦率、坚毅，但过于大胆放肆，不象本人。帕泰尔松刚注意到这点。总的来说，他把脑门、肩部和颌骨透露出的坚强有力表现出来了，可他失望的是，未能画出这种思索、忧虑和大胆的细腻表情，那是在灵活的眼神中依次清晰地流露出来的。

“你明天再来，是吗？”

“如果需要的话。”雅克并不热情地说。

帕泰尔松抬起身，去掏挂在床上方那件雨衣的口袋。他发出爽朗的笑声：

“米特尔格很小心：口袋里不再放香烟。”

帕泰尔松一笑，便马上又变成狡猾的伙计，五六年前，他跟清教徒的家庭一刀两断，离开牛津，到瑞士生活时，大概当过伙计。

他幽默地小声说：“这个星期天我很遗憾，我原来想给你敬一根香烟，亲爱的！……”

他宁可缺少吃的也不缺香烟，缺了香烟就不自在，但宁可缺少香烟也不能缺少颜料。话说回来，他从来不会长时间缺乏颜料、香烟和食物。

他俩在日内瓦集合了一大帮年轻的革命者，他们生活无着，松散地加入当时的一些组织。他们靠什么生活呢？他们活着就是了。有的人象雅克那样，是有天赋的知识分子，他们给报纸杂志撰稿。还有的人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技术工人、印刷工人、画匠、钟表匠，他们好歹有办法谋生，有时跟没有工作的同志们分享面包。但他们多半没有固定职业，偶尔做些工资菲薄的下贱工作，口袋里有了点钱便甩手不干了。他们当中有许多大学生，衣服都穿破了，以教课、在图书馆做研究工作、在实验室做杂的事为生。可以庆幸的是，他们从来不会所有人都处于贫困中。只要有几个人钱包充实，就能保证这一天口袋空空、四处徘徊的人吃上面包和肉，喝上热咖啡，抽上香烟。互助互惠是自觉自愿的。人人都习惯每天只吃一顿，不管吃什么。由于正当年轻，过的是集体生活，大家兴趣相同，信念相同，社会激情相同，希望也相同。有的象帕泰尔松那样，乐于

认为，饥肠辘辘引起的愤怒，能传给大脑有利的沉醉状态。这不仅仅是句俏皮话。他们淡泊的生活有助于保持精神极度亢奋，他们聚集在街心公园、咖啡馆、带家具出租的房间，尤其在碰头地点，互通外国革命者带来的消息，交流经验和学识，以便共同怀着高昂的热情，致力于建设未来社会；他们随时进行的无休无止的秘密会议，就得益于他们的精神亢奋。

雅克站在刮胡子小镜面前，整一整衣领和领带。

帕泰尔松咕噜说：“不要急急忙忙，亲爱的……这么急你要上哪儿？”

他身子半裸，张开胳膊，斜躺在床上。他的细手腕象姑娘的手腕，手是男子汉的，脚胫很细，一双真正的英国人的脚。脑袋很小；暗金色的头发因出汗而沾在一起，在玻璃屋顶下发出古老的镀金银器的锃亮闪光。他的眼睛有点过于明亮，反而不能表达感情，眼神的天真仿佛总在跟苦恼搏斗。

他懒洋洋地说：“我有许多事要对你说。首先，昨儿晚上，你离开碰头地点太早了……”

“我累了……大家在转圈子，总是翻来覆去讲同样的事……”

“是的……不过，讨论最后真是激动人心，亲爱的……我替你可惜。飞行员以回答布瓦索尼结束了讨论。噢！只有几句话：但这几句话象给人——怎么说呢？——母鸡肉的感觉*！”

他的声调流露出暗暗的反感。雅克已经多次注意到这个英国人对梅奈斯特雷尔又赞赏又憎恨的感情——大家都管梅奈斯特雷尔叫“飞行员”。雅克从未跟画家争辩过。他深深关切梅

* 帕泰尔松是英国人，将皮与肉混同了，他想说“令人起鸡皮疙瘩”。

奈斯特雷尔，不仅仅象对待朋友一样热爱他，而且象对老师一样敬爱这个人。

他冲动地转过身来：

“哪几句话？他说了什么？”

帕泰尔松没有立即回答。他凝望天花板，古怪地微笑着。

“这是到最后，突如其来……很多人象你一样已经走了……他先让布瓦索尼讲话，你知道，神态不象在倾听……突然，他躬身对着阿尔弗蕾达，她照例坐在他脚边，他说得非常快，不看任何人……等一等，我想起来了……他的话大致是这样：‘尼采，他取消了上帝的概念。他替换了人的概念。这不算什么；这只是第一阶段。无神论，现在应该大大向前推进一步：也应该取消人的概念。’”

“那末怎样呢？”雅克略微耸了耸肩。

“等一等……布瓦索尼于是问：‘用什么来代替呢？’飞行员笑了，你知道，笑得——很可怕……他大声说：‘用不着什么代替！’”

雅克也露出微笑，免得开口。他身上发热，摆姿势摆得累了，急于回去重新工作；他丝毫不想跟这个正直的帕泰尔松讨论抽象的问题。他收敛笑容，仅仅说：

“他这个人没说的，很崇高，帕特*！”

英国人支起一只肘子，盯住雅克的脸：

“用不着什么代替！这毕竟有点什么……absolutely monstrous！……Don't you think so（绝对可怕……你觉得是吗）？”

* 帕泰尔松的爱称。

雅克沉默不语，他又躺了下去：

“飞行员有过什么生活经历，亲爱的？我总是纳闷。他发展到这样……干巴巴的程度，我想他大概经历过可怕的生涯？呼吸过有毒的空气？……告诉我，蒂博，”他没有改变声调，又转向雅克，几乎马上接下去说，“我早就想问你一件事，你对他们俩都很了解：你认为阿尔弗蕾达跟飞行员在一起很愉快吗？”

雅克发现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说到底，这个问题不是毫无道理的，但要解决却很棘手；出于模糊的直觉，他不愿跟英国人在这块地盘纠缠。他结好领带，肩膀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谨慎的动作。

帕泰尔松对这沉默好象不觉得难堪。他又躺直了，问道：

“今晚你去参加雅诺特的讲演会吗？”

雅克抓住转移话题的机会：

“不一定……我先得写完给《信号灯》的一篇稿子……如果进行顺利，我大约六点上碰头地点去。”他戴上帽子。“说不定晚上见，帕特！”

“你还没有回答我，关于阿尔弗蕾达，你的想法如何。”帕泰尔松坐起来说。

雅克已经开了门。他转过身来：

“我不知道，”他令人觉察不出地犹豫了一下，说道。
“为什么她会不快活呢？”

二

一点半过了。日内瓦人星期日吃午饭很晚。骄阳直照在“炉子村”广场上，阴影缩小到房屋墙脚下发紫的一条边。

雅克斜穿过阒无人影的广场。唯有喷泉的潺潺声打破沉寂。雅克低头疾走，太阳照在颈背上，眼睛被闪光的柏油路面炙痛了。虽然他不过分担心日内瓦夏天的炎热——这种炎热热中有凉，暑气逼人却有益健康，从来不是闷热潮湿的，燥热难当的情况十分罕见——沿着狭窄的拉封丹路的棚铺往前走时，他又惊又喜地找到了一点荫凉之处。

他在考虑自己的文章：为《瑞士信号灯》的“书评”栏写几页关于弗里契的近著的评论。文章已经写好三分之二，但开头部分需要完全重写。也许他得先引用一段拉马丁的话，他前天在图书馆抄录了下来：“有两种爱国主义。一种是由各种仇恨、偏见、粗俗的厌恶组成，人民受到处心积虑拆散他们的政府愚弄，接受这种爱国主义，互相攻讦……相反，另一种是由一切真理和人民共同拥有的权利组成……”思想是正确的，宽容的；但形式……他含笑地想：“嘿，也许是四八年的一套空话……但差不多可以说，不就是我们今天的词汇？……除了个别例外，”他马上这样想，“比如，这决不是飞行员用的词汇……”梅奈斯特雷尔令他想起帕特的问题。阿尔弗蕾达快活吗？他既不敢回答是，也不敢回答否。女人……能摸得透女人吗？……他脑海里回忆起同索菲亚·卡梅辛的交往。他离开洛

桑和卡梅辛老爹的公寓之后，几乎没再想她。起初，她好几次到日内瓦来看他。后来，她不再来看望。他倒是高高兴兴迎接她的。她最后明白，他对她没有一丝一毫爱恋吗？他感到一点留恋……古怪的女人……他不能用别人来取代她。

他加快步子。他要一直往下走到罗讷河岸。他住在河对岸的格勒尼斯广场：一个穷街区，遍布小巷陋室。广场中心是个厕所，广场的一角，一座四层楼带家具出租的房子“寰球旅馆”，藏起丑陋不堪的正面。矮门上方，一只半圆形的玻璃球每晚都大放光明，用作招牌。同本区其他旅馆不一样，这里不住妓女。这幢楼是属于两个单身汉韦赛利尼兄弟的，多年来兄弟俩加入了社会党。所有房间，或者几乎所有房间都租给党的活动分子，租金很少，在他们的能力限度之内。韦赛利尼兄弟从未赶走过一个没钱的房客，但他们曾经驱逐了一个可疑的人，因为这些逃避兵役的人聚集的地方，既吸引了优秀人物，又吸引了坏人。

雅克的房间在旅馆高层，狭小而整洁。不好的是，唯一的一扇窗对准楼梯平台：楼梯里传来的响声和气味老实不客气，充塞了房间。为了能安静工作，必须关严窗户，开亮天花板那盏灯。家具够用：一张窄床，一个大柜，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盥洗盆设在墙上。桌子很小，总是摆满东西。雅克写文章一般坐在床上，一本地图册放在膝上当书桌。

他工作了半小时，有人在他门上间隔地轻轻敲了三下。他叫道：

“进来。”

一个头发蓬松的小脸蛋出现在半开的门口。这是患白化病的小个子范赫德。去年他也跟雅克同时离开洛桑到日内瓦，他